畅想『咏而归』

□武晋宁 文/摄

宁波海曙区有条咏归路。20多年前我从温州来宁波工作，常在附近闲逛，却不知路名的出处，想当然地把它和毛泽东《卜算子·咏梅》里的“风雨送春归”联系起来，还觉得意境贴切。后来住到路旁，几乎天天出入，才渐渐弄清它真正的来历和深意。

“咏归”是一种理想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，孔子与四位弟子各言其志：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或想辅佐君主治国，或愿主持宗庙祭祀、诸侯会盟，理想正统而宏大，夫子却不置可否；唯独点头称赞了曾皙的“佛系”理想。

原文翻译过来，是：曾皙缓缓停下鼓瑟，起身道：“我和他们三人想的不一样。”孔子说：“无妨，各言其志罢了。”曾皙说：“暮春时节，换上春装，和五六位成人、六七个少年，到沂水里沐浴，在舞雩台上吹吹风，唱着歌回家。”孔子叹道：“我赞同曾皙啊。”从此，“咏而归”便与“浴乎沂、风乎舞雩”一起成为经典，咏归路之名，据说正出于此典。

“咏归”是一种境界。二字字面就是一幅画面：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唱着歌回家。合看《论语》前后文，它表达的是一种自在豁达的生活态度——儒家崇尚个人修养与自然相融、超脱功利的精神生活，曾皙不愿仕宦、追求精神自由的姿态正合此意，故深得孔子赞许。

“咏归”是一程历史。咏归路地处宁波罗城西门外，旧时只算近郊，因水系发达而多舟桥。路上那座小桥一桥两名，俗称秃水桥，学名咏归桥。后人由桥名而巷名，再由巷升格为路，才有了今天的咏归路。取名者虽名不见经传、青史无载，但把一个无名小桥唤作“咏归”，想必是深通《论语》、有情怀的人。咏归路还毗邻天一阁、大卿桥，与这些名声在外的“邻居”比邻而居。

“咏归”是一缕烟火。曾皙向往的“唱着歌回家”，本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生活，不过一缕人间烟火。咏归路正是这样一条烟火街：临街建筑几乎都开了店，以三江购物、咏归菜市场、菜篮子基地社区惠民直销点等卖场为核心，沿街门店摊点密布。全街不过七八百米，“食”却占据统治地位——贵州、宁海、天台、四明山的猪肉，北京烤鸭、温州麻油鸭、象山大白鹅、舟山海鲜、宁海蛏子、三门青蟹、绍兴黄酒、成都冒菜……天南地北的美味在此汇集，又散向千家万户，方便、实惠、新鲜、便宜。“咏而归”的意境，在这条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咏归”是一部乐章。黎明时分，这条路便人声鼎沸、热气腾腾，杀鸡宰鹅、煎炸烹煮，大饼油条、油盐酱醋样样齐全，整条街瞬间化作一个大卖场，像一场交响音乐会。择把小菜，选点海鲜，切块卤味，割斤牛羊肉，各色人等摩肩接踵；美发的、修车的、缝纫的、卖彩票的、做门窗的……一溜儿开门营业。最出彩的是清晨沿街摆开的摊位：渔民农民挑来山货、水果、禽蛋、海鲜，小夫妻开着“三蹦子”卖莲藕柑橘，老人蹲坐地上摆着香葱、青菜、鸡蛋、咸齑……咏归路为多少人提供了挣点小钱的场所，也为我辈添了更多选择，功莫大焉。这样的场景也许很俗，然而大俗为雅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热闹，是雅还是俗呢？

“咏归”是一场博弈。经营者与管理者总在拉锯，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活”在此尤为明显。几年前，小摊贩占道、弄脏路面，被投诉曝光，政府遂作大整治，驱赶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，一度成为一景；我每见此景心中不快，忍不住替摊贩帮腔，有一年讨论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时，还当面向市长提过意见。其实占道是有时限的——上午9点一过，摊贩便作鸟兽散；地脏了，扫扫就是……从前年起，博弈渐少：管理变服务，无序变有序，强制变引导，摊贩得以自由摆摊。一条咏归路，堪称经典与烟火、雅与俗、“阳春白雪”与“下里巴人”有机融合的典范——假如曾皙能到此一游，必会再来一次“咏而归”。



咏归菜市场


AI生成图

把单相思写到极致的词

□何良京

贺铸（1052—1125），字方回，号庆湖遗老。《宋史》载他“长七尺，面铁色，眉目耸拔”；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更说他“状貌奇丑”，俗谓之“贺鬼头”；好友程俱为他写墓志铭，还嫌不够，又添上“哆口疎眉”——嘴大、眉稀。可贺铸毫不自卑，自诩身怀能封侯的“虎头燕颔”贵相，赋诗“自负虎头相，谁封龙额侯”。偏偏就是这么一位“一介武夫”，却写出文字优美、内容凄美的《青玉案·横塘路》，赢得与“贺鬼头”极对立的雅号——“贺梅子”。

凌波不过横塘路，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华年谁与度？月桥花院，琐窗朱户，只有春知处。 飞云冉冉蘅皋暮，彩笔新题断肠句。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！

贺铸出身将门，17岁以门荫入仕，20余年在低微武职中沉浮。他又顶着皇亲的名分——五代祖姑母孝惠皇后是赵匡胤原配，所生嫡长子赵德昭，日后在太宗一脉猜忌下被迫自尽，这一支皇亲的身份自此大大缩水，到他这辈已差不多徒有其名。贺铸娶魏王赵廷美曾孙赵克彰之女，夫妻恩爱三十余载，至他年近五旬时夫人病故。他还自称贺知章之后、号“北宗狂客”，这倒真有几分文学基因。

词写的是一场惊鸿一瞥的单相思。开篇几句，写词人远远地看到一个美女，迈着轻盈的步伐在横塘边上走过，就在呆神之际，美人已飘然远去！“凌波不过横塘路”，化用曹植《洛神赋》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，把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人比作洛神；惊鸿一瞥，两不相识，只能目送芳尘远去，惆怅无奈尽在其中。横塘，正是他晚年退隐姑苏时所筑——他生性刚直、不附权贵，又喜谈世事、面刺人过，与世不合，晚岁遂归隐于此。“锦瑟华年谁与度”，化用李商隐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”，问她青春与谁共度，实为自问自叹；“彩笔新题断肠句”，又用江淹“江郎才尽”之典，自嘲满纸只剩断肠之句。

最动人处，是结拍三句——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：迷濛青草，写愁之无所不在；飘忽柳絮，写愁之纷乱繁复；连绵梅雨，写愁之难以穷尽。这三者皆是春夏之交的实景，又皆是愁情的幻影，虚实之间，愁便有了重量与形状，从时间到空间都写满了。相比李煜“恰似一江春水”、秦观“无边丝雨”的单向比拟，贺铸之愁更见立体绵长。

而这貌似自作多情的词，实则大有深意。据推算，《青玉案》作于夫人去世仅两年左右，中年丧妻之痛未愈——他的悼亡词《鹧鸪天·重过阊门万事非》字字泣血：“梧桐半死清霜后，头白鸳鸯失伴飞”“空床卧听南窗雨，谁复挑灯夜补衣”；挚友李之仪形容他那时“垢面蓬首，不复与世故接”。又加他一生刚直不遇、归隐非其所愿，曾在《蝶恋花·望长安》里叹“长安不见令人老”。说到底，那位凌波远去的女子未必实有其人，不过是词人万千愁绪的一个寄托——这铺天盖地的“闲愁”，实是悼亡之痛、身世之悲等诸愁叠加的一次恣意宣泄，借一阕单相思，写尽了人生万般滋味。